

如果说《鬼吹灯》是写盗墓，
那这部作品就是写**盗海**。

盗

DAOLAI

池敬嘉 著

海

中国青年出版社

次 血 海

池敬嘉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海/池敬嘉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06-9102-0

I. ①盗… II. ①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4817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责任编辑: 李茹 Liruijie@263.net

编辑电话: (010) 64007495

营 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64017809 64066441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4

插 页: 2

字 数: 45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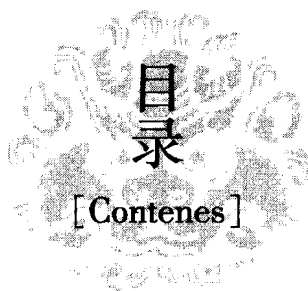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3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4035821



第一章 窃贼盗海 >> 001

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一尊沉甸甸的金菩萨从海底被摸上来。世间的事,就是这么不可思议,首先发现海坛海峡淤泥下面宝藏的,不是考古学家……

第二章 海底SOS >> 014



在长约140公里,宽约60公里,包括南海海盆西侧的中沙大环礁、北侧的神狐暗沙、一统暗沙以及耸立在深海盆上的宪法暗沙、中南暗沙的海水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被打碎的青花瓷器碎片……

第三章 欲盖弥彰 >> 045

在紫荆花集团的总裁办公室里,专门设立了一个佛龛,里面供奉着一尊从海坛海峡出水的铸铜鎏金小财神爷——利市仙官姚少司。

第四章 风潇雨晦前 >> 073

拥有刑侦学与法医学双料博士学位的海归郭飞燕到长屿岛“休假养病”。一只白色的被鉴定为清康熙年间青花瓷发展鼎盛时期的小瓷瓶被郭飞燕在一只鱼篓里发现。

第五章 “水鬼”在海底作业 >> 083

在海底,他用铁耙子刨开了珊瑚板结层,见到了结构松散的珊瑚沙,里面掺杂着一些瓷器的碎片,上面已经结满了灰白色的钙质硬壳。于是,他清理掉珊瑚沙,终于打捞起一个器型完整且造型奇特的漂亮扁壶……

第六章 暗中较量 >> 097

海上浮尸暴露了盗宝者的蛛丝马迹,警方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两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势力,有可能还有国际背景的盗海大鳄……

第七章 发现新疑点 >> 106

在对海上浮尸重新进行尸检时,于“水鬼”牙齿缝隙中发现了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詹姆斯镇草毒素,进一步证实了海外黑手正伸进海坛海峡……

第八章 弄巧成拙 >> 115

海面上到处漂浮着用于定位的不同颜色的浮标,各种各样的渔船、舢舨;身着不同潜水服、操着不同口音的“水鬼”们不分昼夜地往海底扎,只见一筐筐的瓷器竞相出水……

第九章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 129

曾与世界头号文物饕餮麦克·弗里戈在国际文物市场上交锋过几度的高鸿祥厅长一眼就看出海坛海峡的海底有贼。在一定程度上警方揪住了盗海犯罪嫌疑人的尾巴。

第十章 期亲容隐 >> 138

郭飞燕在法庭上,以无可辩驳的铁证指出:她堂哥郭飞鹰不是杀人凶手!真正的凶手是谁?动机为何?

第十一章 再度风生水起 >> 150

盗海犯罪团伙在保护伞庇护下,一面更新设备另外开辟钟门海区打捞海底宝藏,一面想方设法要把对他们构成威胁的郭飞燕撵出公安队伍……

第十二章 斗法 >> 186

台商游金标奉美国的“海底China国际研究机构”之命要华敏芝大批量“荡”出“海捞瓷”，而华敏芝欲望膨胀，打算另起炉灶……

第十三章 惊艳国际拍卖行 >> 216

在香港铜锣湾百德新街京士顿大厦五楼B四室的香港国际拍卖行里，华敏芝以100万元港币的价格，把原本就供奉于她办公室的利市仙官这尊偏财神给拍了回来。2006年7月12日在英国伦敦佳士得公司拍卖场，一只高27.5厘米、直径33厘米的中国青花瓷罐以1568.8英镑的天价成交，一场旷日持久的寻宝热席卷中国大地……

第十四章 塔楼上的秘密 >> 227

陈之白失踪了。郭飞燕沿着曲折的楼梯拾级而上，当她推开哥特式塔楼的那一道小门后，跳进她眼帘的是一台架设在塔楼那狭窄的尖顶空间的卫星定位仪……

第十五章 饕餮嘴脸 >> 236

木马程序轰开了“海底China国际研究机构”的大门，这个层层设防的“帝国”的主宰正是麦克·弗里戈。

第十六章 狼狈为奸 >> 240

蒙在鼓里的华敏芝与麦克·弗里戈签下了合作协议，梦想着有了利市仙官肚子里的藏宝图，就可以另起炉灶。让她没想到的是，藏宝图不见了……

第十七章 呻吟，来自海底 >> 247

“水鬼”队竟然动用一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一爪子”下去就抓上来100多件瓷器。甚至还用水下爆破技术，炸掉沉船上几吨重的凝结物，疯狂盗掘海底的国家文物。一件元景德镇窑的“青白瓷阴刻牡丹纹瓶”，完好无损地出水了，从器形、纹饰上看，可以推测是外销瓷早期的产品。

第十八章 英雄所见略同 >> 255

盗海犯罪团伙，是用什么办法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把海坛海峡出水的文物弄出境外去的？看来，要想了解个中奥秘，就必须有人打入到盗海犯罪集团内部去——卧底。

第十九章 达摩克利斯之剑 >> 261



“这源自古希腊的传说：讲的是迪奥尼修斯国王请他的大臣达摩克利斯赴宴，在他的头顶上，有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用一根马鬃悬着。”意思就是让人一直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之中。一件椭圆形四足洗赙品，再次考验出了身为省鉴宝协会的副会长石中玉的水平。当她对一件青花盖罐鉴定为至少在700年以上，而且是龙泉窑的佳品时，已中了华敏芝的圈套。

第二十章 羝羊触藩 >> 273

当“老爹”得知大练海域出水一个元末明初青花盖罐的信息后，便立即跟着她公司另一艘“阿里山”号货轮重返海坛海峡。这一次，她没插“飘风子”，也不找游金标，单枪匹马再次闯进郭大雄家……

第二十一章 狼窟魅影 >> 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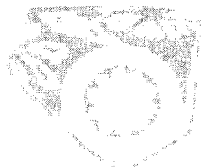
为了摸清盗海犯罪团伙荡货出境的渠道，警方卧底的举动引起了该犯罪集团智囊人物瞎子申天赐的怀疑，于是他亲自出面清理门户。郭飞燕不得不面对各种严峻考验……

第二十二章 大盗与小贼 >> 315

“海底China国际研究机构”创始人麦克·弗里戈企图甩掉香港和台湾的合作伙伴，独自控制紫荆花集团。他不但推荐了大量用于盗掘海底宝藏的先进的仪器机械设备，而且为了巩固联盟，还亲自闯进大陆……

第二十三章 狂潮汹涌澎湃 >> 338

随着那一只高仿真品大瓷盘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旅游”，省公安厅反盗海行动领导小组的全体成员就在办公室里，清楚地听到了各种人物的精彩对话，从而摸清了盗海犯罪分子输送海捞瓷出境的两条秘密通道……



第二十四章 揭开罪恶渊薮 >> 361

“紫荆花夜总会的智囊——瞎子按摩师，正是越狱的‘海盜’陈正昌！”随着紫荆花夜总会总经理路兵的被捕，紫荆花集团的罪恶渊薮也渐渐被揭开了……

第一章 窃贼盗海

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一尊沉甸甸的金菩萨从海底被摸上来。世间的事，就是这么不可思议，首先发现海坛海峡淤泥下面宝藏的，不是考古学家……

—

傻里吧唧、弱智，常有令人啼笑皆非的胡来，但极少利令智昏；倒是脑子活络、聪明，往往会受利益引诱而失去理智。

比如水下考古人员一再发出感叹：下海比登天还难。可是，打定主意要在海底大发横财的陈正昌，不但不信这个邪，还偏要在风雨交加的深更半夜里带着他弟弟再次出海去海底打捞宝贝。

“呜呜，”豆蔻年华就跟他睡在一起的于丽华，用一丝不挂的胴体紧紧地抱着陈正昌。“你要捣鬼呀，就在我身上再捣一次……”

“你呀，”体魄十分健壮的陈正昌，也想再来一次，但他还是用力地推开了身边秀色可餐的女人。“把我都吞到肚子里去，也填不饱……”

“天这么黑，还下着雨，”其实，领教够了陈正昌强悍的于丽华，并不想再受一次他的摧残。纠缠住男人，只是替他担心。“海上风浪一定也很大。”

陈正昌不听他女人的告诫，凭借着自己在服兵役时练就的浑身肌肉疙瘩，把亲生弟弟死拖硬拽到他自己组装的快艇上，风驰电掣般钻进了夜海。

“哥，”坐在船艙，望着夜幕中不断被犁开的白色波浪，心中十分害怕的弟弟，忍不住地责备哥哥。“天这么黑，浪这么大，一定要去捞吗？”

“俗话说，”陈正昌知道，他和弟弟都是“野战军”。所谓“捞”，不是指干部在国家机关拿一份旱涝保收的工资后再去外面捞外块，这个“捞”，是指去海底捞浮财。“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嘛！”

“哥，我们不是已经发过一次横财了吗？”坐在船艙的弟弟说话不用多大声音，海风就很清晰地把它传送进了陈正昌的耳朵里去。“老天爷不可能光对我们好，让我们天天发横财吧？”

“不是老天爷，是我们的老祖宗，撒在这海底的宝贝太多，”陈正昌自己用组装的这艘3.7m×1.44m，动力：50-80HP的快艇，噪声非常大，他不得不扯起喉咙

大声地说话，“我们不捞，就会给别人捞了去！”

高密度纤维增强型塑料船壳里的这兄弟俩，不是像其他渔民那样在小船一端插着两根长约3米的电杆，启动船上大功率发电机，用电捕鱼。他们对这种破坏渔业资源的行径，一向不屑一顾。他们兄弟俩偷偷摸摸的样子有点像盗墓贼，只不过他们是在盗海！所不同的是，盗墓贼手里挥舞的是洛阳铲，而盗海者手里用的是特制的铁耙子。

陈正昌兄弟俩都知道自己干的是杀头生意，随时都会落入法网。除了被抓、判刑、坐牢，甚至被枪毙外，他们游弋的大海也隐藏着极大的危险。

这里是我国八大风浪区之一，冬春两季总是风大波涌，白浪滔天。海流层次复杂，变幻不定。夏季，台风一个接着一个。当地谚语：六月风灾生九子。虽说自古以来，这里都是通往汪洋大海的黄金水道。但是，受海洋气候影响也很大。而且，暗礁、浅滩密布。不论是唐宋皇帝使者对外宣抚的封舟还是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凡从这里经过，都曾有不少船舶触礁沉没。

尽管哥哥陈正昌在海军当过几年的机械师，但出生于世代渔民之家的弟弟始终担心这艘非法组装而又没有先进导航设备的快艇时刻会船毁人亡。因此，他特别害怕在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深夜出海。

“哥，海这么大，就是让别人来捞，也捞不完啊！”

陈正昌弟弟说得没错，他们家乡的这一片海，一千多年来，不知有多少船舶触礁沉没。因而，无数的奇珍异宝沉睡于海底的淤泥之中。要想把海底的古代文物打捞上来，就必须依靠水下考古的科学手段。而且，由于水下考古牵涉方方面面，因而它需要相关学科的专家们的支持，绝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

陈正昌在没有任何先进仪器设备的情况下，仅凭最简陋的几样潜水工具和最原始的手段不但找到了发财捷径，而且还发现了海底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宝藏。于是，他把自己的亲手足拉来充当“水鬼”。

“我告诉你，这海底的宝贝，就是一时捞不完，我们慢慢捞，这辈子捞不完，让儿子接着捞，孙子接着捞，也决不能让给别人来捞！”

“好吧！好吧！”自幼失去父母，以长兄为父的弟弟，自然拗不过他倔犟的哥哥。“哥一定要独吞，那就独吞吧！”

世代渔民出身，加上穿过几年的海魂衫，陈正昌光凭岸标法目测了一下快被海水淹没的一块礁石，便找到了正确泊位。他关掉了引擎，打开脚下的舱盖，取出蛙掌和呼吸器，递给弟弟。

作为非专业潜水员，他们没有120多斤重的潜水衣。被当地人戏称为“水鬼”的装备非常简单，一个塑料护目潜水镜、一双蛙掌和一个呼吸器。由于恐惧，弟弟不论是在双脚上套穿蛙掌还是在戴上塑料护目潜水镜时，动作都极其缓慢。

“妈的，死蛇又臭命又长。”一向性急的陈正昌，岂能容忍他弟弟的拖拉？于是他一个箭步就从船艙跨到了船艙，将他弟弟硬推下了黑咕隆咚的大海。

被迫下海的弟弟，先呛了一口海水，一钻出海面，就破口大骂，跟随着又苦又涩的海水喷出嘴巴的全是脏话。直到哥哥抡起手里的潜水绳打他，他才咬住呼吸器的咬嘴往下潜。

往海底下潜了一会儿，弟弟才敢睁开眼睛，通过塑料护目镜四处搜索。这时，他看到的海水颜色是阴绿的。可是越往下潜，海水变得越来越不透明了。随着下潜的深度增加，他全身逐渐感觉到了压力的增加。他看着气泡从自己的呼吸管冒出来，一串串地向上升去，消散在头顶上方，看起来像月夜海滩边闪闪发光的水沫。当他的身体像没有重量的树叶继续往下飘落时，那被搅起来的淤泥如同浓密的雾霭，使他躲在塑料护目镜后面的眼睛一片迷蒙，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一下子吓出了一身冷汗。

虽说，陈正昌选择的这一片海区，水深仅有十余米，但是他弟弟用手在淤泥里瞎摸了一阵子，便意识到不像上次下潜的地方。

这不能怪他哥哥。就是正规的潜水，在卫星定位仪上标明准确的经纬度，但与海底的实际探掘点还有一定的误差。正所谓：仪表盘上毫厘之差，海底说不定有数十里之距，何况陈正昌用的是老土的岸标法。

弟弟在海底摸索了一阵子，也不等他哥哥拉拽潜水绳叫他上来，他便擅自作主慢慢地往上浮了。当他钻出水面时，正好天上有一些柔和的星光。于是，他看到陈正昌一手按着舵把，一手拖拽着沉入海水中的尼龙潜水绳的绳头，俨然似一尊铸铁雕像。

“咦？”陈正昌一看到夜海翻卷起白浪，就像看到了“海捞瓷”那晶莹剔透的光泽。正做着发财美梦的他，见弟弟空手浮出水面，顿时就来气了。“怎么？碰到东海龙王啦？”

“哥，”弟弟拿下叼在嘴里的呼吸器，“这地方，可能有错！”

“错什么错？这里绝对是碗礁！”

“哥，前天夜里下潜的好像不是这里……”

“妈的，你做鬼也抢不了面前斋？”遭到质疑的陈正昌，重新目测了一下快被海水淹没的礁石，认定自己的泊位正确。然后，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命令他弟弟。“快！再给老子潜下去！”

“哥，你就懂得做口头革命派，”弟弟眼睛里泛着泪花，向哥哥提出抗议。“自己为什么不下来？”

“因为你哥上次已经捞到了一个宝贝，今晚呀，特意把发财机会让给你！”

“哥，你手气好。还是你自己下来，接着发财好了。”

“不行！你哥出海前跟女人干了那种事……”

“怕受寒？喝一壶‘金线吊葫芦’就好啦！”民间秘方，受了风寒，鲜草药“金线吊葫芦”最管用。

“是身上带着晦气，潜下海底绝对碰不到海捞瓷！”

渔民迷信，跟女人做爱的当天，肯定捕不到鱼。在海边长大的弟弟，自然知道流行于渔村的忌讳。

“明天，我也找一个女人睡……”

“好呀！今晚你要是不捞一件宝贝上来，明天哪有钱讨母生崽？”

在陈正昌连哄带骗加威胁下，弟弟知道若不再下潜一次，哥哥绝对不肯罢手收工。于是，他不得不再次下潜海底。面对着一片混沌，他心里透着一份悲哀：什么亲兄弟？哥心里分明只有“海捞瓷”……

二

其实，陈正昌原先并不是这样的人。

当年，他脱掉海魂衫复员回到海坛县钱便澳这个小渔村后，一心只想做两件事。一是与相好了这么多年的于丽华成亲，二是给没爹没娘的弟弟找个能保障衣食无忧的饭碗。结婚不难，因为当兵前他就跟女朋友于丽华睡在一起了。这几年，她没变心，还死心塌地要跟自己过日子。倒是给弟弟弄一个饭碗，碰了一鼻子灰。在海坛县，他就是有钱走后门，也没地方安置弟弟。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地缘优势，开展“生产自救”。

所谓地缘优势，就是陈正昌家乡——海坛岛钱便澳与台湾新竹相距仅有68海里，是大陆沿海距台湾最近的地方。海峡两岸虽因意识形态原因长期对峙，但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却始终没有因此隔断。于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民间贸易——以货易货，私下一直在两地之间进行着。

于是，陈正昌从破烂回收站买回一台旧发动挂机，经他妙手回春后安装在小舢舨的屁股上，带着弟弟和他的女人一起加入到走私行列之中。

一天晚饭后，天已乌暗了。村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反复告诫渔民，海上有八级大风，禁止任何船舶出海。陈正昌只好一头钻进低矮的渔家石屋，点起气味呛人的电石灯，盘点完做买卖的钱斗，稍微洗了一下手脚面，便和于丽华上了床。他当年把隔壁厝的这个姑娘弄到手后不久，就当兵去了。如今复员回家做有闲阶级，恨不得把四年“旷课”留下的“作业”全给补齐了。就在他要给予丽华填补空虚，淋漓尽致地发挥青春激情的时候，被一阵敲门声给败了兴。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来自台湾新竹的表舅。

一世亲，二世表。这位来自台湾新竹的表舅，叫游金标。他的突然光临，虽然败了陈正昌的兴，但却给他们带来了一条生财之道。

于丽华重新点起气味呛人的电石灯，炒了一盘花生米，弄了一盘腌制的小咸鱼，暖了一壶自酿的老酒，热情地招待她第一次见面的台湾亲戚。

低矮石屋里的光线虽然非常微弱，但游金标还是看出了于丽华和陈正昌弟弟那充满了菜色的脸。因而，面对着吱吱作响、摇曳不定冒着呛鼻气味的电石灯，游金标实在生发不起酒兴来。他后悔自己来得匆忙，没带生活必需品。于是，从手指上脱下三粒金戒指递给于丽华，嘱咐她拿去变现过日子。

“咦？”陈正昌正执意要把那三粒金戒指退还游金标，他弟弟忍不住地问了一句。“不是说，台湾人民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吗？”

“嘿嘿……”游金标不愿正面回应，他只是用台湾闽南话说了一句谚语：“甘草自来甜，黄连依旧苦。”

“表舅，现在政策松动了许多，”陈正昌虽然不知道游金标在台湾过得是什么日子，但从表舅着装上可以看出他的阔气。“我们正跟台湾来的人以货易货做生意，不用多久，日子会好起来的。”

“私下讲以物易物，实际上两边官方都认定是走私。”游金标一脸严肃地指出问题实质，“搞不好，这是杀头生意。”

“我们会很小心……”

“髒船欠细腻，也会吃海水。”

“表舅，”陈正昌心里想，游金标的话讲得很有道理。在海边长大的人都知道，即使很有蹚海经验的老舵手，一不小心也会在风浪中呛海水。“那你就讲讲看，我们该做什么？”

“手勤不怕贫。”游金标特意关上门，压低嗓音说。“有一桩无本生意，能让你们快速发财。”

一听说表舅有生财之道，陈正昌他们三个人自然拉长耳朵认真地听游金标道出个中奥妙。

“你表舅在台湾当兵时，是海军陆战队队员。我们陆战队有一个美国教官叫麦克·弗里戈，他在军舰上服役时，几乎走遍了世界上所有的海洋。因而，他退役回国后，创建了一个“海底 China”国际研究机构……”

“海底中国？”陈正昌在家虽然只念到高中，但在海军基地当了四年的机械师，懂得一点点英文。

“China，也可以翻译成瓷器……”

“对！对！”陈正昌用手指敲了敲脑袋瓜，不好意思地笑了。“我竟然忘了China有两个意思。”

“OK！”

“表舅，那麦克·弗里戈的海底 China 国际研究机构，具体做什么生意？”

“麦克·弗里戈先生呀，专门做海底中国的文章。比如说，1945 年日本有一艘

叫‘阿波丸’的大型船舶被美国皇后鱼号潜艇击沉在台湾海峡牛山岛附近,上面就装载着 40 吨黄金、12 吨白金、15 万克拉工业钻石、珠宝和工艺品 40 箱……”

“这件事,我听说过。”当时,作为海军一名机械师的陈正昌正在飞鸾海军基地,突然奉命随舰开到牛山岛附近待命。“1977 年,有关方面组织打捞,代号叫 77·13 工程。”

“对! 麦克·弗里戈的海底 China 国际研究机构曾经请求参与打捞。”当年消息封锁得非常严密,游金标压根就无从知道。当然,他是后来才听麦克·弗里戈说的。“可惜,遭到了拒绝。”

“事后,我听说只打捞起 3000 多吨的锡锭。”于丽华与陈正昌的弟弟都因年龄原因未曾耳闻此事,只有当听众的份。陈正昌虽然点击了记忆鼠标,但也只储藏了零星片断。“好像还有许多日本人的尸骨……”

“不!”游金标用带有台湾腔的国语,进一步指出。“还打捞起一些文物,比如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的圆砚等。”

“这么说,”作为小女人,于丽华对金银珠宝非常在意。“40 吨黄金和 12 吨白金,还有钻石珠宝都没打捞起来?”

“是的!”

“表舅,麦克·弗里戈的海底 China 国际研究机构,是不是现在想去打捞这些宝贝?”

“麦克·弗里戈先生一直想到牛山岛附近来打捞,”可以说,游金标非常了解这位美国教官的心思。“可是,他不想重蹈‘阿波丸’覆辙。当然,更怕被海峡两岸的导弹击中。”

“美国大兵,也很怕死嘛!”

“所以,麦克·弗里戈先生把目光转移到海坛海峡……”

“是海底吧?”

“你真聪明! 麦克·弗里戈先生说,海坛海峡的海底,有古代沉船……”

“沉船上有宝贝?”

“是的!”

“那叫这个美国大兵来捞呀!”

“麦克·弗里戈先生有极其雄厚的资金和能力,完全可以把海底的中国古代所有的宝贝全部收入囊中!”游金标把他教官的实力狠狠夸了一番之后,才说出难处。“可是,中国政府决不允许……”

“所以,找到表舅?”

“对! 由于麦克·弗里戈先生与我特别好,所以他希望我来海坛海峡替他操作……”

“可是,海底的古董,好像应该属于国家。”当过几年兵的陈正昌,自然有那

么一点国家观念。“我们私下打捞,有关部门肯定不允许。”

“嗨!严官府,出厚贼。”不以为然的游金标,用台湾的闽南俗语说。“你们要是敢干,我呢,肥水就不流外人田了。”

“哥,我们别搞什么以货易货买卖了。”已经穷怕了的陈正昌弟弟,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改行,专门去海底打捞……”

“这跟走私一样”,从小就靠投机倒把过日子的于丽华,插嘴说出自己的看法。“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干。”

“当然!”游金标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也许是靠得太近,点头时所产生的风差点把电石灯那微弱的光给扑灭了。“要知道,随便从海底打捞起一件古董来,都值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人民币。”

“好,我们干!”陈正昌一听说能赚大钱,自然来劲了。“不过,表舅,你得告诉我们具体在海坛海峡什么位置上有古代沉船。”

“美国大兵只提供了这么一个值钱的信息,”游金标见陈正昌肯干,心里颇为欣慰。不仅麦克·弗里戈先生能如愿以偿,自己也可坐收渔利。“就看我们是歹运还是鸿运啦?”

“表舅,不瞒你说,我除了一点复员金外,只剩一幢很不像样的破旧石屋和一艘挂机小舢舨。”陈正昌把自己仅有的家底全兜出来给游金标看,不怕亲戚笑话。“要想在海坛海峡有所作为,比较难啊!”

“俗话说,‘家俬全,功夫半。’嗯!”游金标是有备而来,他早已想好了该如何着手。“你呢,先别求‘家俬全’,只要‘功夫半’就行。表舅呢,可以先给你一些钱。你去买一艘小型快艇和一些需要的仪器设备,先在海坛海峡摸个底。”

陈正昌擅长捣鬼,被村里人戏称为陈捣鬼。他拿了表舅一笔钱后,并没有去买快艇,而是买了一些零部件,通过自己的一双巧手来组装。有了组装的快艇后,陈正昌就恨不得把海坛海峡一口独吞到自己肚子里去!

海坛海峡,处于海坛岛与大陆之间。它,西北口接福清湾,东北口通长乐海域,南口接兴化水道,南东口通台湾海峡。两侧海岸曲折,多港湾、岬角。北部有鼓屿、长屿岛、小练岛、吉钓岛、屿头岛、大练岛等,形成鼓屿门水道和海峡东北口水道;中部有白头洲、老箩屿水道、四屿水道;南部有草屿、塘屿等岛,形成海峡南口、东南口水道。南北长约45公里,宽3.3~10公里。

虽说范围这么大,但难不倒有心人。陈正昌想了一个探摸海底的土办法。由他亲自驾驶着自己组装的大功率快艇,由他弟弟驾驶原有的挂机小舢舨,两船之间拉上一条长长的钢缆,在海坛海峡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拖缆摸底。只要遇到障碍物,便一一作出标记。

可是,自己组装快艇,加上大功率,既违反了渔政部门的规定,又引起了公安方面的怀疑。由于海坛县历来是偷渡台湾的前沿,因而公安方面要没收陈正

昌擅自组装的快艇。

陈正昌,只好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把快艇拆卸掉,用油布分批将零部件包裹起来,然后将它们埋在自己家对面的礁石丛中的沙砾下面。然后,他跟着于丽华到长屿岛去“投泊”郭大雄。

长屿岛,曾名塘屿。呈长条形,故得名。长 2.3 公里,宽 0.28 公里,面积约 0.65 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 61.4 米。岸线长 5.76 公里。原先有千把人,后因生活环境过于恶劣,被政府动员迁徙了 500 多人。这个只剩下 500 多号人的小岛,虽然有定期航班客轮可通吴航县松下镇和海坛县的苏澳镇。然而,因它处于三县交界的海中,加上民风剽悍,管理上鞭长莫及。

于丽华曾经在这个小岛的码头上以煎炸紫菜海蛎饼糊口谋生,对这里的情况十分熟悉。见了老熟人郭大雄后,她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的男人因为组装快艇犯了事希望在他的私人旅社里待一段时间,等风声过后就回去。

在郭大雄看来,组装快艇和渔民用电捕鱼一样,都是属于法不责众的事。再说自己和于丽华又是老熟人,自然爽快地接纳下这么一个客人。

陈正昌知道郭大雄曾经有恩于自己的女人,因而也没把他当外人。挑水、捏蜂窝煤,重活、脏活一概揽下。搞得郭大雄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特意炒了几味海鲜,摆下了几瓶啤酒,设宴款待陈正昌。

“大雄叔,你这是……”

“来!我敬你一杯,干了!”

“干嘛敬我?”

“你能组装快艇,”作为蓑岛小民的郭大雄,对能人十分敬仰。“了不起!”

“我在海军干了几年的机械师,要是连快艇都不会组装,那还不被人笑掉了大牙?”

“难怪!你大雄叔也是海军,可是……”

“大雄叔,你在海军里是什么兵种?”

“没出息,只是潜水员……”

绝顶聪明的陈正昌并没有一直窝在长屿岛私人旅社里吃闲饭,而是趁机向郭大雄“盘劫”潜水技术。一个半月后,初步掌握了潜水要领的陈正昌就卷起包袱要走人。

“怎么,要那个窝?”刚好郭大雄从外面回来,与陈正昌照了面。“我又没催你、赶你……”

“我不能老吃你的,总得去找点事做!”

其实,因为陈正昌认定官无三日紧,对他不利的风声早就已经过去了。他便找了个借口,偷偷地溜回钱便澳小渔村。这一回,他学乖了。没有把埋在沙砾下面的零部件取出来去重新组装快艇,而是驾驶噪声不大的挂机小舢舨。他买了

简陋的潜水设备,把从郭大雄那里“盘劫”来的潜水技术传授给了弟弟。然后,兄弟俩根据先前拖缆探摸的结果,选择在碗礁海域,开始了探宝行动……

三

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是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陈正昌从海底摸上来一尊沉甸甸的金“菩萨”。

面对这一尊戴盔头、穿朝服,扬左掌,右手托一金元宝的“菩萨”,陈正昌和于丽华,压根就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由于不敢拿到古董市场去请教行家,更不知道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这时,陈正昌想起了一个人来。他在长屿岛“避难”时,听郭大雄说当地小学新来了一位校长,绰号“六精通”。也许,这个“六精通”能破解这个来自海底的谜。

与长屿岛新来的陈之白校长缘悭一面的陈正昌,通过郭大雄找上门去。没想到这个老学究式的人物,一开口就泼了客人一身冷水。身材瘦小,但精神矍铄的他,甚至不肯用手掂掂分量,就作出了结论。

“这不是金的……”

“什么?”乘兴而来的陈正昌,有些扫兴。对心仪的这个“六精通”,暗地里已经打了许多折扣。

“不过,我还是得恭喜你!”声音不大的陈之白校长,将一句话分成了两截说。“这不是菩萨,这是财神爷身边的利市仙官。”

陈正昌与郭大雄跟大多数的平头百姓一样,都晓得财神爷,但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利市仙官。

“这尊铸铜鎏金的利市仙官,又叫小财神、偏财神。”这时,陈之白校长发挥了他“六精通”的本色。“这位利市仙官,叫姚少司。是财神爷赵公明的徒弟,姜子牙封他为迎祥纳福的利市仙官。与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一起跟着财神爷赵公明被供奉,合称五路财神。按老皇历说,民俗正月初五,是路头财神的生日。商家和盼财心切的人家,天未亮就烧香点烛,敲锣打鼓,五更时抢放头通炮仗,争先抢迎财神进门,俗称‘抢路头’。清人蔡云有一首《竹枝词》,把这种由祈利求财心态所诱发的抢先祭神的风俗表现得淋漓尽致: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

“陈校长,”陈正昌不懂什么《竹枝词》,他关心的是这尊铸铜鎏金“菩萨”的名头。“这偏财神名头叫什么来着?”

“姜子牙封姚少司为利市仙官。”陈之白校长晓得客人想讨个好彩头,索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利市,在俗语中为‘走运’‘吉利’的意思。做买卖,都要赚得利润。古语‘利市三倍’,三倍即是厚利!利市仙官的这一内涵迎合了商家图吉

利、发大财的喜好，旧商家新年之际，将他的像贴在门庭上，以图吉利。小财神因此也身价倍增。宋元时期，利市仙官已经流行。元朝人在祭祀利市仙官时还多祭祀了一佬，美其名曰：利市婆官。打那以后呀，后世就多了一个财神奶奶。”

小鬼没吃过大馒头，有一个小财神，管它是偏还是正，已经极大地刺激起陈正昌的发财梦了。他用红布头包起利市仙官，就要走人。

“等等！”郭大雄一把攥住了陈正昌，不让他走。“就这样走人？”

这时，陈正昌才想起，自己忘了对陈之白校长表示谢意。于是，他掏出于丽华准备好的红包，塞到陈之白校长手里。同时，嘴里一叠连声地说谢。

“哥们儿，”郭大雄不放陈正昌走的本意，不是要他给陈之白校长道一声谢，而是自己眼红。“这小财神，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呃……”来长屿岛之前，于丽华特意交代，千万别跟人说这尊金菩萨的来源。漏了底，会有祸。

“是在碗礁网到的吧？”陈之白校长根据利市仙官表面的鎏金受损情况，作出这个判断。

“咦？”陈正昌吓了一跳，自己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下半夜里潜到海底去作业的，根本就没人挂眼。“你是怎么知道的？”

“听大雄叔说，渔民在碗礁一带撒网，经常会带上一些杯盘碗碟之类的古董。”陈之白校长根据道听途说，经过深入研究后，他曾以业余专家的身份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海上丝瓷之路的起点不在泉州，而是在福州！尽管这与权威相左的声音受到了质疑，他仍然固执己见。他很想借此机会兜售自己的观点，可惜陈正昌早已跟他拜拜了。

陈正昌回到钱便澳小渔村的家里后，就将利市仙官供奉了起来。然后，就带着弟弟，继续在碗礁海底一而再、再而三地摸索。也许真是那一尊利市仙官有灵，他再一次从海底捞出了一尊成色淡雅、青亮的青花将军罐。

世间的事，就是这么不可思议。首先发现海坛海峡淤泥下面宝藏的，不是考古学家，偏偏是他陈正昌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台湾表舅游金标没想到陈正昌用土办法竟然真的从海坛海峡的海底打捞起一尊青花将军罐来，可见海底 China 国际研究机构的麦克·弗里戈先生对海坛海峡确实很有研究。于是，他通过台湾的走私船把这尊将军罐弄到了香港。先让古董鉴定专家洪先生作个鉴定，然后七转八转交到了美国的麦克·弗里戈手里。接着，在索斯比拍卖行竟然拍出了个天价来。

按照事先约定，替表舅游金标在海坛海峡掘到第一桶金的陈正昌，应该分得 50 万元人民币。

突然有了钱的陈正昌，也没有忘记长屿岛的郭大雄。逃难期间，他在那里白吃白住一个半月，未交分文食宿费。于是，他掏出 3 万元人民币给郭大雄。